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态形态比较研究*

温琪琪

[提要]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两种语言的动词都有较为丰富的形态变化，其中尤以态形态变化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复杂。本文对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态的种类、结构类型、使用规则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赫哲语和鄂温克语的动词态之间既有关联性又有差异性。

[关键词] 赫哲语 鄂温克语 动词态 形态变化 比较研究

引言

我国境内的赫哲语，曾是赫哲族的主要交际工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外来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导致赫哲语的使用人口不断递减。越来越多的赫哲族群众转用汉语，赫哲语逐渐成为辅助性交流工具。根据笔者2020年的实地调查，当下掌握或使用赫哲语的人数已不足10人，且都不是完整系统地掌握。其口语中包含的汉语借词数量很多，受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赫哲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极度濒危语言，对其进行抢救、记录、描写与分析等方面的工作迫在眉睫。

赫哲语作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语言以及满一通古斯语族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及鄂伦春语之间具有密切的同根同源关系，尤其与同为满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①。此外，赫哲语与日本的乌依拉塔语和阿夷努语、北欧的萨米语、北美的爱斯基摩语、朝鲜语等也存在十分丰富的共有现象以及共有特征等^②。上述语言的使用者早期都从事渔猎生产，因此在其语言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相关词语和表现形式，甚至表现在语言形态变化中。深入讨论这些形态变化现象，对于研究东北亚少数民族历史来源关系，以及对于特定语言环境下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结构研究，均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动词有极其复杂且丰富的形态变化，不仅涉及时、体、态、式、人称等，还有形动词、副动词和助动词等语法类型。在动词形态变化中，态形态变化词缀是排位最靠前的词缀。也就是说，除了构词词缀之外，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先接态形态变化词

* 本研究得到唐山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严重濒危赫哲语研究(2024A02)”的支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表示感谢。

^① 根据朝克(2014:5)，通古斯语支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三种语言。本文采纳这一分类。

^② 朝克(1997:2)认为，满一通古斯诸语除了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诸语言有密切关系以外，还与日本的阿夷努语、日语、朝鲜语、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印第安人的语言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缀, 再接体、时、人称等形态变化词缀, 才能完整有效地表达人们交际时所需的语句概念。态形态变化主要体现句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同关系、不同状态、不同属性。正因为如此, 态形态是构建话语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同语法关系的重要手段, 在语法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根据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态形态在语句中所表达的不同语法关系、意义以及功能等, 将其细化为主动态、被动态、使动态、互动态、共动态五种。为了有效表达不同态的语法意义, 常常在动词词根或词干后接不同的形态变化词缀。除主动态是用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词缀表示之外, 其他四种态均使用特定的形态变化词缀。此外,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态形态变化词缀不能作为句子的结尾形式, 因此又将其称作非结尾形的语法现象, 在其后还需再接式形态变化词缀。

迄今为止, 有关赫哲语同其他亲属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不多。朝克(1997, 2014), 赵志忠(2003), 赵阿平等(2006, 2013), 赵阿平、何学娟(2007), 尹铁超、N. W. 库拉肖娃(2008), 尹铁超、娜·维·库拉舍娃(2008), 温琪琪(2020a, 2020b)等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些讨论, 但目前尚缺乏从动词形态变化层面进行比较的专题性研究。在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乃至阿尔泰语系语言中, 鄂温克语形态变化最为复杂(朝克 2017a:2)。因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形态变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分析和比较研究^①。本研究不仅可以为赫哲语更接近通古斯语支诸语, 而与满语支语言有一定距离的观点提供佐证, 而且对于濒危或极度濒危语言的语法研究等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主动态形态变化

依据现有资料可知,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语法范畴里, 均有主动态形态变化现象, 且都以零形式表达其语法意义。也就是说, 这两种语言动词主动态没有特定的形态变化词缀, 而是用动词词根或词干的形式表示。但是, 正如前面所说, 态形态变化词缀属于非结尾的语法现象。如果在包含主动态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不接式形态变化词缀, 句中就不能使用该动词词根或词干, 也就无法表达主动态语法概念。换言之, 主动态形态变化现象要凭借动词词根或词干后接的式形态变化词缀, 才能有效发挥主动态所具有的语法功能和作用。主动态用来表明句中出现的动作行为是主体主动所为, 与客体之间构成主动关系。在含有主动态的语句内, 其客体一般由接格形态变化词缀的名词类词构成。

赫哲语动词零形式主动态在句中的使用情况, 例如:

(1) *timari mini nəw tatikudu uksumni dʒandanwə dʒanda-0^②-dʒini.*

明天 我的 弟弟 学校 在 民族 的 歌 把 唱 主^③ 将来

明天我弟弟将在学校唱民族歌曲。

^① 本文使用的赫哲语语料, 部分来自前辈学者收集整理语言资料, 部分为笔者 2020 年 8 月初跟随导师朝克研究员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发音合作人尤忠美(女, 1965 年生)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文中鄂温克语例子, 均来自朝克(2017a)。

^② “0”代表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词缀。

^③ “主”表示主动态。

(2) *hunad̥ʒisəl d̥ʒodu galahawə əwi-0-ki?*

妹妹们 屋在嘎拉哈把玩主假定
如果妹妹们在屋里玩嘎拉哈怎么办?

上例中,句末出现的动词词根 *d̥ʒanda-*“唱”、*əwi-*“玩”,说明句子主体 *mini nəw*“我弟弟”和 *hunad̥ʒisəl*“妹妹们”执行的动作行为。这两个动词的词根后均没有接任何态形态变化词缀,而是分别接了由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词缀 *-d̥ʒi* 和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词缀 *-ni* 组合而成的陈述式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d̥ʒini*,以及假定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ki*,形成 *d̥ʒandad̥ʒini* (*d̥ʒanda-0-d̥ʒini*)“将来唱”、*əwiki* (*əwi-0-ki*)“假定玩”,从而表达句子主体“我弟弟”“妹妹们”等具有主动发出“将来唱”“假定玩”等动作的语法内涵。句子客体 *d̥ʒandanwə* (*d̥ʒandan-wə*)“把歌”、*galahawə* (*galaha-wə*)“把嘎拉哈”,为名词 *d̥ʒandan*“歌”及 *galaha*“嘎拉哈”后接宾格形态变化词缀 *-wə* 构成。

鄂温克语动词零形式主动态在句中的使用情况,例如(朝克 2017a:3、4):

(3) *əru bəj miniwə mood̥ʒi monda-0-sa.*

坏人我把木棍用打主了
坏人用木棍打了我。

(4) *bi tari əru moowo pol taan̥-0-gare.*

我那这树把断拉主吧
请允许我把这棵树连根拔起吧。

上例中名词 *əru bəj*“坏人”、代词 *bi*“我”是句末动词动作行为的施事主体。句末动词词根 *monda-*“打”、*taan̥-*“拉”的零形式主动态后接动词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sa*,以及由祈求式形态变化词缀 *-ga* 和表示第一人称语法概念的语音形式 *-re* 构成的祈求式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gare*,从而表达了“(坏人)打了”“(请允许我)拔”的含有主动态形态变化语法功能的动词词义。客体 *miniwə* (*mini-wə*)“把我”和 *moowo* (*moo-wo*)“把树”,为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mini*“我”、名词 *moo*“树”后分别接确定宾格形态变化词缀 *-wə*、*-wo* 而构成的名词类词。

总之,不论是赫哲语还是鄂温克语,以上例句末尾的动词均无一例外地接了零形式的主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并且,在具有零形式的主动态后,都要接式形态变化词缀,从而使其成为能够有效表达含有主动态语法概念的句子。句子末尾动词所陈述的动作行为的主体,一般都位于句首;而句子的客体基本上都以接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词缀形式出现。

二 被动态形态变化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态语法范畴里,也同样包含被动态形态变化现象。被动态主要阐述主体与客体之间是被动关系。这两种语言在表达被动态语法意义时,表示句子主体的名词类词词根或词干后通常要接与格形态变化词缀表示,并且多数情况下充当句子补语成分。动作行为的客体基本上以零结构类型的形态变化词缀出现于句子中。赫哲语和鄂温克语的被动态均用特定的词缀表示,如赫哲语的 *-wə/-wu*、鄂温克语的 *-wu/-wu*。很明显,赫哲语和鄂温

克语各有两个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并且均具有二元一体^①元音和谐现象，使用时接在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

赫哲语动词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ə/-wu* 的使用情况，例如：

(5) əji dohton amadu gəltə-wə-xəni.

这 一套书 父亲与 找 被^② 了
这套书被父亲找到了。

(6) imahani uləsə əkindu dʒəfu-wu-xəni.

鱼 肉 姐姐给 吃 被 了
鱼肉被姐姐吃了。

赫哲语中，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ə* 一般出现于由 ə 构成的音节后面，其他情况基本上均使用 *-wu*。上述两个句子末尾出现的动词词根 *gəltə-*“找”、*dʒəfu-*“吃”，后面分别接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ə*、*-wu*，组成 *gəltəwə-* (*gəltə-wə-*)“被找”、*dʒəfuwu-* (*dʒəfu-wu-*)“被吃”。在 *gəltəwə-* 和 *dʒəfuwu-* 后，又接了由陈述式过去时形态变化词缀 *-xə* 与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词缀 *-ni*，结合而成的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xəni*，从而表达“被找到了”和“被吃了”具有被动态的语法意义。动作行为主体名词 *ama*“父亲”以及 *əkin*“姐姐”后，均接了与格形态变化词缀 *-du*。客体名词 *əji dohton*“这套书”和 *imahani uləsə*“鱼肉”，均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

据掌握的口语资料显示，由于赫哲语已成为极度濒危语言，其动词形态变化词缀的使用规则出现了弱化。在含有阴性元音 ə 的动词类词音节后，也可接 *-wu* 这一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如 *ʃinəwu-* (*ʃinə-wu-*)“被咬”、*jimgəwu-* (*jimgə-wu-*)“被咽”等。而且，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u* 比 *-wə* 出现的频率更高。

鄂温克语动词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u/-wə* 使用情况，例如（朝克 2017a:5）：

(7) əri moriŋ ʃini ahiŋdu ugu-wu-so.

这 马 你的 哥哥与 骑 被 了
这匹马被你哥哥骑了。

(8) mʃini əkkəhəŋ tari bəjdu dattu-wə-dʒireŋ.

你的 儿子 那人给 殴打 被 正在
你儿子正在被那个人殴打呢。

上例中，句末动词词根 *ugu-*“骑”、*dattu-*“殴打”，后面分别接动词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u* 与 *-wə*，构成含有被动态语法概念的动词词干 *uguwu-* (*ugu-wu-*)“被骑”、*dattu-wə-* (*dattu-wə-*)“被打”。然后，又在其后接了动词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so*，以及由现在时间概念的形态变化词缀 *-dʒi* 与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reŋ* 组合

^① 朝克（2021）指出在可变性形态变化现象中有或二元一体、或四元一体、或多元一体的元音变化规则；鄂温克语动词形态变化现象及词缀有 0（主动态）、 WV_{A2} （被动态）、 $C_{A2}V_{A4}NG$ （使动态）等 5 种形态变化结构类型。 V_{A4} 表示四元一体短元音音变规律。其中， V 表示可变性元音，小写 A 表示短元音，而小写 $_4$ 表示四元一体短元音音变规律。而 V_{A2} 表示二元一体短元音音变规律。基于此推断，笔者认为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分别拥有的两个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即 *-wə/-wu* 和 *-wu/-wə* 均符合二元一体短元音音变规律。下文提及的四元一体元音变化规则同理。

^② “被”表示被动态。

而成的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dʒireŋ$ ，形成 $uguwuso$ “被骑了”、 $dattawudʒireŋ$ “正在被殴打”等含有被动态语法概念的动词。充当句子补语的动作行为的主体 $ahiq$ “哥哥”和 $bəj$ “人”，分别接与格形态变化词缀 $-du$ 和 $-du$ 。需要说明的是，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u$ 与 $-wu$ ，除分别能够接在由阳性元音 u 、 uu 与阴性元音 u 、 uu 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之外，还能分别使用于由其他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为中心构成的音节。如 $ojobowudʒime$ （ $ojobo-$ “重视”， $-wu$ “被”， $-dʒime$ 是由包含现在时间概念的形态变化词缀 $-dʒi$ 和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me$ 构成的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词缀）“我现在被重视”、 $əddəwəsə$ （ $əddə-$ “弄坏”， $-wu$ “被”， $-sə$ 是陈述式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它们被弄坏了”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赫哲语还是鄂温克语，各自都有两个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且均具有二元一体元音和谐现象，使用时应遵照其规则。这两种语言具有被动态语法功能的动词往往位于句末，在句末被动态动词之前基本上均使用接与格形态变化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句子补语成分。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中，被动态具有不同的形态变化词缀，如满语为 $-bu$ 、锡伯语是 $-vu/-və$ 、赫哲语为 $-wu/-wə$ 、鄂温克语是 $-wu/-wu$ 等。可见，赫哲语和鄂温克语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在语音结构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和共性特征，不仅首辅音都是 w ，而且均有 $-wu$ 这一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同样，赫哲语与满语、锡伯语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的语音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随着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普遍进入濒危或极度濒危状态，其元音和谐也不再那么严格。因此，在同一个形态变化词缀组合模式中，会看到阳性元音或中性元音与阴性元音共现的现象。比如赫哲语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的语音结构，音节中含有阴性元音 $ə$ 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其后也可接以中性元音 u 为核心构成的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u$ 。相较而言，鄂温克语能较好地遵循元音和谐规则。

三 使动态形态变化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态语法范畴里，也包含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同样，也都无一例外地使用特定的形态变化词缀来表达其语法意义，如赫哲语的 $-ku/-wu/-wə$ ，鄂温克语的 $-haŋ/-həŋ/-hoŋ/-həŋ\sim-kaŋ/-kəŋ/-koŋ/-kəŋ$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分别具有二元一体、四元一体元音和谐现象，同时鄂温克语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也有首辅音交替性变化特征，因此在应用时须严格遵循其使用规则。无论是赫哲语还是鄂温克语，在含有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语句中，句末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的主体，一般由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的名词类词充当；客体是句中施事具体动作行为的人或物，往往由接宾格形态变化词缀的名词类词充当。此外，赫哲语和鄂温克语使动态主要表达语句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形成的使动关系，所表达的语义相当于汉语的“让”“使”等。

赫哲语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ku/-wu/-wə$ 使用情况，例如：

(9) $mini \ əniə \ tioro \ aqəwə \ abala-ku-dʒini.$

我的 母亲 后天 哥哥把 打猎 让 将来
我母亲让哥哥后天打猎。

(10) $mini \ guqu \ asən \ hitəwə \ tatimi \ makfi-wu-ran.$

我的 姑姑 女 孩子把 学习 跳舞 让 现在将来

我姑姑让女儿学习跳舞。

(11) əji bajta amawə ərsun dəwə-wə-xəni.

这 事情 父亲把 很 兴奋 使了

这件事使父亲很兴奋。

上例中, 动词词根 abala- “打猎”、makji- “跳舞”、dəwə- “兴奋”, 分别接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ku-、-wu-、-wə, 构成 abalaku- (abala-ku-) “让打猎”、makjiwu- (makji-wu-) “让跳舞”、dəwəwə- (dəwə-wə-) “使兴奋” 等含有使动态语法概念的动词词根, 并通过在其后接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词缀 -dʒi 和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词缀 -ni 结合组成的陈述式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dʒini、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ran, 以及由陈述式过去时形态变化词缀 -xə 同单数第三人称领属变化词缀 -ni 共同构成的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xəni, 进而形成 abalakuʒini (abala-ku-dʒini) “让(哥哥)打猎”、makjiwuran (makji-wu-ran) “让(女儿)跳舞”、dəwəwəxəni (dəwə-wə-xəni) “使(父亲)兴奋” 等表述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正如前面所说, 赫哲语使动态有 -ku-/-wu-/-wə 等一整套形态变化词缀, 且均有其使用规则。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ku-、-wu-, 均可接于由任何元音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 如 uuku- (uu-ku-) “使融化”、maktawu- (makta-wu-) “使称赞” 等。而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wə, 往往接在由阴性、中性元音为主形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 如 jihiləwə- (jihilə-wə-) “使发芽”、piləwə- (pilə-wə-) “使批准” 等。我们发现, 目前赫哲语已不再严格区分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ku-、-wu-、-wə 的使用。此外, 词缀 -ku 多见于老年人口语中, 而中青年口语更多地使用 -wu-、-wə。例(9) - (11) 中, 动作行为的主体 mini əniə “我母亲”、mini guji “我姑姑”、əji bayta “这件事” 均使用了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 客体 aqə “哥哥”、hitə “孩子” 及 ama “爸爸” 后均接了宾格形态变化词缀 -wə。

鄂温克语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han/-həŋ 及 -kan/-kəŋ 等使用情况例如(朝克 2017a:8):

(12) ahigbi nəhəŋbə moriŋ ugum tati-han-dʒiraŋ.

哥哥我 弟弟 把马 骑 学 让 正在

我哥哥让弟弟学会了骑马。

(13) tajja mənəəŋ ənənti bəjwə baan-kan-naŋ.

那 家伙 实在 人 把 腻烦 使 现在将来

那家伙实在让人腻烦。

上例中, 动词词根 tati-“学”、baan-“腻烦”后分别接动词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han 和 -kan, 并借助由现在时间概念的形态变化词缀 -dʒi 与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raŋ 共同构成的动词陈述式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dʒiraŋ, 及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naŋ, 分别表达了使动态语法意义的现在时和现在将来时动词词义“让(弟弟)学”和“让(人)腻烦”。

鄂温克语使动态形态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严谨的语法结构体系。首先, 要遵循元音和谐规律。如 -han/-kan、-həŋ/-kəŋ、-hoŋ/-koŋ、-həŋ/-kəŋ 这四组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分别接于由元音 a/i/e/aa/ii/ee、ə/i/e/əə/ii/ee、o/u/i/e/oo/uu/ii/ee、ə/u/i/e/əə/uu/ii/ee 为核心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其次, 要遵循词缀首辅音交替规则。如首辅音为 h 的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han/

-həŋ/-hoŋ/-həŋ, 接于由元音或除鼻辅音、送气音之外的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 而首辅音为 k 的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kaŋ/-kəŋ/-koŋ/-kəŋ, 接于由鼻辅音或送气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此外, 形态变化词缀 -haŋ/-həŋ 以及 -kaŋ/-kəŋ 也可用 -ga/-gə 和 -ka/-kə 替代。由此可知, 首辅音为 h、k 的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haŋ/-həŋ/-hoŋ/-həŋ~-kaŋ/-kəŋ/-koŋ/-kəŋ, 可能是由早期形态变化词缀 -ga/-gə 和 -ka/-kə 音变而来。在现代鄂温克语口语中, 也有省略形态变化词缀中鼻辅音 ŋ 的现象。例 (12) (13) 中, 动作行为客体名词 nəhuŋbə (nəhuŋ-bə) “把弟弟”、bəjwə (bəj-wə) “把人”, 均是在名词 nəhuŋ “弟弟”及 bəj “人”之后, 接了宾格形态变化词缀 -bə、-wə。

综上,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语法范畴都具有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 并且均用特定的词缀表示其语法意义。赫哲语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具有一套二元一体元音和谐现象, 而鄂温克语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不仅具有两套四元一体元音和谐现象, 还要遵循词缀首辅音交替规则。在这两种语言里, 具有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动词前面, 通常使用带有宾格形态变化词缀的名词类词。在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中, 满语为 -bu、锡伯语为 -vu/-və、赫哲语为 -ku/-wu/-wə、鄂温克语为 -haŋ/-həŋ/-hoŋ/-həŋ~-kaŋ/-kəŋ/-koŋ/-kəŋ 等。经过比较其语音结构类型发现, 赫哲语与满语、锡伯语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有特征, 而与鄂温克语有所差别。

四 互动态形态变化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中也有互动态形态变化现象。赫哲语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为 -maŋi/-məŋi/-ldzi, 鄂温克语为 -ldi。在语句中, 互动态主要表示有互动性质的动作行为, 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往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物; 并且, 这些人或物所使用的名词类词基本上属于主格形态变化结构类型。根据观察可知, 在含有互动态形态变化现象的语句中, 若出现补语成分, 这两种语言往往由接造格形态变化词缀的名词类词来充当。赫哲语和鄂温克语互动态所表达的语义相当于汉语的“互相”“相互”。

赫哲语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maŋi/-məŋi/-ldzi 的使用情况, 例如:

- (14) agə ugi soogimaŋi-maŋi-jin.
哥哥 嫂子 争吵 互相 现在正在
哥哥和嫂子现在在争吵。
- (15) əji dʒuru hitə kərə-məŋi-xəni.
这两 孩子 缠 相互 了
这两个小孩相互缠在一起了。
- (16) mini agə guŋfu taŋandʒi multaq-ldzi- jin.
我的 哥哥 朋友 错误 推脱 互相 现在正在
我哥哥和朋友现在在互相推脱错误。

上例中, 赫哲语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有二元一体元音和谐规律。如以短元音 a、i 为主组成的形态变化词缀 -maŋi 接于以阳性或中性元音为主形成的动词词根后; 以短元音 ə、i 为核心构成的形态变化词缀 -məŋi 接于以阴性或中性元音为主组成的动词词根后; 以短元音 i 为中心构成的形态变化词缀 -ldzi 接于任意元音组成的动词词根后。赫哲语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maŋi、-məŋi、-ldzi, 分别接于上例句末动词的词根或词干后, 形成 soogimaŋi-maŋi-

(soogimaŋimaŋi-)“互相争吵”、kərəməŋi-(kərə-məŋi-)“相互缠在”、multaŋldzi-(multaŋ-ldzi-)“互相推脱”等含有互动态语法意义的动词词义。这三个具有互动态形态变化语法意义的动词词根后,又接了由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词缀 -ji 同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词缀 -n 形成的陈述式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jin, 以及由陈述式过去时形态变化词缀 -xə 与复数第三人称领属形态变化词缀 -ni 构成的陈述式过去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xəni。在这里还应强调的是,笔者通过调查发现,现代赫哲语口语里,使用形态变化词缀 -maŋi 和 -məŋi 的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形态变化词缀 -ldzi。上例中的主体 aŋə “哥哥”、uŋi “嫂子”、hitə “小孩”、guŋu “朋友”均使用了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词缀,而客体 taŋan “错误”后则接了造格形态变化词缀 -dʒi。

鄂温克语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ldi 的使用情况,例如(朝克 2017a:13):

(17) bi bəədzinɗu niniŋfi talarɗi taa -ldi-su.

我 北京 去 完 他们与 认识 互 了
我去北京后才认识了他们。

(18) tari moriŋbo bi honnorin moriŋɗi dʒumfi-ldi-me.

你的 马 把 我 黑 马 换 互 现在将来
我要用那匹马跟黑骏马换。

在上例中,鄂温克语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ldi 接于句子末尾动词词根 taa-“认识”、dʒumfi-“换”之后,构成 taaldi-(taa-ldi-)“互相认识”、dʒumfildi-(dʒumfi-ldi-)“相互交换”等具有互动态语法意义的动词词义。再在其后分别接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su, 以及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单数第一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me, 从而构成表示 taaldisu (taaa-ldi-su)“我和他们”、dʒumfildime (dʒumfi-ldi-me)“我用那匹马”等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或物之间产生的“互相认识”“相互交换”的互动态形态变化语法意义的动词。

鄂温克语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ldi 不存在元音和谐现象,可以接于由不同元音或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之后。除此之外,鄂温克语中还有 -maŋi、-məŋi、-moŋi、-məŋi 等四个互动态词缀。这一套四元一体结构类型的形态变化词缀的使用需遵循元音和谐规律,接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如 taaldihamaŋi-(taaldiha-maŋi-)“互相介绍”、həənnəməŋi-(həənnə-məŋi-)“互相述说”、joolomoŋi-(joolo-moŋi-)“互相开玩笑”、həərdimeŋi-(həərdi-məŋi-)“互相聊天”等。比较而言,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ldi 比上述四个形态变化词缀的使用频率要高。

综上,赫哲语、鄂温克语动词互动态均用专属的形态变化词缀表示其语法概念。赫哲语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有二元一体元音和谐现象,而鄂温克语动词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不需遵循元音和谐规律,可以任意接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在含有互动态的语句中,无论是赫哲语还是鄂温克语,所涉及到的主体常常以零形式使用于句中,而表示客体的名词类词则往往在其后接造格形态变化词缀来表示。

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也不尽相同。如满语为 -ndu/-nu、锡伯语是 -ldzi/-ndu/-nu、赫哲语为 -maŋi/-məŋi/-ldzi、鄂温克语为 -ldi/-maŋi/-məŋi/-moŋi/-məŋi 等。观察以上形态变化词缀可知,满语和锡伯语在语音方面具有较大的共性,均有 -ndu/-nu 这两个形态变化词缀;赫哲语与鄂温克语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在语音结构类型上除舌尖辅音 d 和舌叶辅音 dʒ 以及舌叶辅音 ŋ 和 ʃ 的对应现象外,其他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赫哲语与满语、

锡伯语在语音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对这一现象的探讨，为赫哲语与鄂温克语更为接近提供了佐证。

五 共动态形态变化

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态语法范畴里还有共动态，也都用特定的形态变化词缀表示，如赫哲语的 *-ŋi/-ti*，鄂温克语的 *-tte*。共动态所表达的含义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物共同施事的动作行为。两种语言的共同态通常表达相当于汉语“一起”“共同”的概念。句子的主体往往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也就是用名词类词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词缀来表示；客体主要以接名词类词的造格或共同格形态变化词缀的结构形式出现。

赫哲语动词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ŋi/-ti* 的使用情况，例如：

(19) *timari bi əkindzi əmundu urəkənmə maŋŋu-ŋi - dʒini.*

明天 我姐姐和共同 山 把 爬山 一起 将来
明天我和姐姐将一起去爬山。

(20) *əniə uhmədʒi titiwə ŋilka-ti- jin.*

母亲 婶婶 和 衣服把洗 一起 现在
母亲和婶婶现在在一起洗衣服。

在上例中，赫哲语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ŋi*、*-ti* 分别接于动词词根 *maŋŋu-*“爬山”、*ŋilka-*“洗”之后，构成 *maŋŋu-ŋi-* (*maŋŋu-ŋi-*)“一起爬山”、*ŋilka-* (*ŋilka-ti-*)“一起洗”等含有共动态语法概念的动词。又在其后分别接了由动词陈述式将来时形态变化词缀 *-dʒi* 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ni* 组成的陈述式将来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dʒini*，以及由陈述式现在时形态变化词缀 *-ji* 同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n* 共同形成的陈述式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jin*，构成 *maŋŋuŋidʒini* (*maŋŋu-ŋi-dʒini*)“将一起去爬”、*ŋilkatijin* (*ŋilka-ti-jin*)“现在在一起洗”等带有共动态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的陈述式将来时及现在时动词词义。例句中的客体 *əkin*“姐姐”和 *uhmə*“婶婶”后，均接了共同格形态变化词缀 *-dʒi*，构成 *əkindzi* (*əkin-dʒi*)“和姐姐”、*uhmədʒi* (*uhmə-dʒi*)“和婶婶”之意。根据我们的调查，相比之下，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ŋi* 的使用频率高于 *-ti*。

鄂温克语动词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tte* 的使用情况，例如（朝克 2017a:15）：

(21) *əri inig bu sənidʒi əmürəttə moo dʒuəwə dʒawa-tte- muŋ.*

这天 我们你们用 一起 木头 屋 把 搭建 共同 现在将来
今天我们和你们共同搭建木屋。

(22) *taŋŋil honiŋ əhurte hokko urdu juu-tte- rəŋ.*

他们 羊 牛共同 都 山在上 共同 现在将来
他们和牛羊都一起上山。

鄂温克语动词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tte* 不具有元音和谐规律，可以自由接在由任何元音或辅音结尾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上例中，句子末尾出现的动词词根 *dʒawa-*“搭建”、*juu-*“上”，接缀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 *-tte*，并在其后又分别接陈述式现在将来时复数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 *-muŋ*、*-rəŋ*，形成 *dʒawattemuŋ* (*dʒawa-tte-muŋ*)“共同搭建”、*juutterəŋ* (*juu-tte-rəŋ*)“一起上山”等具有共动态形态变化的动词。*bu*“我们”、*taŋŋil*“他们”是句子

的主体,均以零形式的主格形式出现;客体则是 *sunī* “你们”、*honiŋ uhar* “牛羊”,其后分别接了名词类词的造格形态变化词缀 *-dʒi* 和共同格形态变化词缀 *-te*,构成 *sunidʒi* (*sunī-dʒi*)、*honiŋ uhar-te* (*honiŋ uhar-te*)。现代鄂温克语口语中,还有一部分人将动词共同态形态变化词缀 *-tte* 读为 *-t*。这种现象在青年人口语中较常见,中老年人还是习惯发成 *-tte*。在一些方言里,也有将 *-tte* 读为 *-te* 或 *-ti* 的现象。此外,使用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的句子里,像 *amundu* “一起”、*hokko* “都”以及 *biŋirlə* “全”等在句中出现时,复数人称代词出现的情况较为常见。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赫哲语和鄂温克语的共动态均用特定的形态变化词缀来表示。

两种语言的动词共动态均属于不变性结构类型^①,因此不受元音和谐规律的制约,可以自由接于动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在语义上,赫哲语和鄂温克语的共动态与互动态存在一致性,如动作施事的主体都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物,并且都表达互动和共动这两个语法概念。这两种语言在表达共同态形态变化语法概念时,句中的主体一般以主格形态变化现象出现,而客体则以接造格或共同格形态变化词缀的结构形式表现。

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中,表示共同态形态变化的词缀的语音结构也不完全相同。如满语为 *-tʃa/-tʃə/-tʃo*、锡伯语是 *-tʃə*、赫哲语是 *-ŋi/-ti*、鄂温克语为 *-tte/-t/-te/-ti* 等。可见,满语和锡伯语在语音结构上具有较明显的共同点,两种语言均以 *tʃ* 为首辅音,并且都存在 *-tʃə* 这一形态变化词缀。此外,赫哲语和鄂温克语的共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在语音结构上也有诸多类似。如两个语言都有以 *t* 为首辅音的形式,且均有 *-ti* 这一形态变化词缀。就共同态形态变化词缀语音结构比较而言,赫哲语与鄂温克语更为接近,且远远高于其与满语支语言的相近程度。

结 语

本文从动词形态比较研究角度,对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形态变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二者有以下特征:这两种语言里,除主动态是以动词词根或词干形式表达之外,其他均用约定俗成且十分严谨规范的形态变化词缀表达;在动词形态变化词缀的语音结构上,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均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两种语言的被动态、使动态以及赫哲语的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根据不同使用要求、不同元音数量等变化特征,分为二元一体(*-wu/-wə/-wə/-wu/-maŋi/-maŋi*)、四元一体(*-haŋ/-həŋ/-hoŋ/-həŋ~kaŋ/-kəŋ/-koŋ/-kəŋ*)等结构类型。同时,鄂温克语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还有词缀首辅音交替现象。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音变关系和结构类型,所以使用时要遵循其规则。赫哲语、鄂温克语动词形态变化词缀不能充当动词结尾形,其后必须接动词式形态变化词缀,才能够有效表示该动词态的结尾形式,进而表达包括含有动词态的形态变化语法概念。研究表明,在赫哲语、鄂温克语不同句子内,动词互动态和共同态形态变化现象均表达“互动”和“共同”的双重语法概念。应该指出的是,赫哲语动词被动态和使用态,均用同一语音结构类型的形态变化词缀 *-wu*、*-wə* 来表示。要区分其表达的语法概念属于被动态还是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时,需依据动词前补语的词根或词干后接的是与格形态变化词缀还是宾格形态变化词缀来判断。若使用与格形态变化词缀,则属于被动态形态变化现象;反之,则是使动态形态变化现象。赫哲语、鄂温克语含有态形态变化语法

^① 朝克(2016:137)依据结构性变化特征,将形态变化词缀进一步分为可变性和不变性两种类型。可变性结构类型的形态变化词缀,是指遵循元音和谐规律及词首辅音交替原则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音变现象;而由单一形态变化词缀构成的、不存在元音和谐规律及词首辅音交替规则现象的则属于不变性结构类型。

概念的动词出现于句末。

经过对两种语言动词态形态变化词缀语音结构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赫哲语和鄂温克语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的语音结构类型高度一致,如二者的形态变化词缀不仅以w为首辅音,而且均有-wu这一形态变化词缀;赫哲语和鄂温克语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在语音结构上也保持了一定的共同性,如两种语言除舌尖辅音d和舌叶辅音ɟ以及舌叶辅音ŋ和ʃ对应外,其他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关系;共同态形态变化词缀的语音结构类型同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如两者都有以t为首辅音的形式,而且均有-ti这一形态变化词缀。

这两种语言中,在一个动词词根或词干后,可以接不同动词态形态变化词缀。如赫哲语dʒəfʊməŋfikukini(dʒəfʊ-məŋfi-ku-kini)“让一起吃吧”,dʒəfʊ-是表示“吃”义的动词词根,-məŋfi是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ku是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kini是由祈求式形态变化词缀-ki后接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ni构成的祈求式复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很显然,该动词词根dʒəfʊ-后接了互动态和使动态形态变化词缀。再如鄂温克语mondawuldisa(monda-wu-ldi-sa)“互相被打了”,也是在动词词根monda-上连缀使用了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wu及互动态形态变化词缀-ldi,后面还接了陈述式过去时单数第三人称形态变化词缀-sa。

在接动词态形态变化词缀的动词词根或词干后,也有接动词体形态变化现象词缀的情况。如takurawuhal(takura-wu-hal)“被用了”这一动词,takura-是表“用”义的动词词根,-wu是被动态形态变化词缀,-hal是完成体形态变化词缀。再如panŋim(panŋi-0-m)“生气了”,是在动词词根panŋi-“生气”后,接主动态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词缀,后连缀进行体形态变化词缀-m。但是,由体形态变化词缀结尾的态结构类型的动词,常常出现于句末助动词之前。

据分析,伴随着赫哲语、鄂温克语进入濒危和极度濒危状态,这两种语言的动词态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复杂多变、结构完整的动词态形态变化词缀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甚至丢失了许多原本有的形态变化词缀,这使得严格而内在的动词态变化规律和使用规则出现了弱化现象。如赫哲语元音和谐规律不断被弱化,甚至失去了元音和谐的功能和作用。而在动词态形态变化词缀的语音结构上,双音节的单音节化现象比较突出。

总之,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动词均有主动态、被动态、使动态、互动态、共动态五个态。这些动词态形态无论在语音结构上还是在表达的语法概念上,均存在极强的共性,这充分说明它们在历史上的同根同源关系。这两种语言从原始的共同体分离出来走向各自的发展道路之后,受不同社会因素、不同自然环境、外来语言等的影响,特别是赫哲语和鄂温克语处在濒危和极度濒过程中,其区别性特征越来越显著。

参考文献

- 朝克.1997.《满一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朝克.2014.《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朝克.2016.《鄂温克语名词形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朝克.2017a.《鄂温克语动词形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朝克.2017b.《论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动词态与体形态变化语法现象》,《满语研究》第2期。
朝克.2021.《鄂温克语动词形态变化现象》,《满语研究》第1期。
温琪琪.2020a.《赫哲语和鄂温克语格形态变化现象研究》,《满语研究》第2期。
温琪琪.2020b.《满语与赫哲语文献文化词汇比较研究》,《满族研究》第3期。

- 尹铁超、N. W. 库拉肖娃. 2008. 《那乃语与赫哲语元音比较研究》，《满语研究》第 1 期。
- 尹铁超、娜·维·库拉舍娃. 2008. 《那乃语与赫哲语语音、词汇共时比较研究》，王琦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 2006. 《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12 期。
- 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 2013. 《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赵阿平、何学娟. 2007. 《濒危满语、赫哲语格、时形态探析》，《满语研究》第 2 期。
- 赵志忠. 2003. 《满语与赫哲语之比较》，《满语研究》第 2 期。

A Comparative Study on Voice Morphology of Hezhen and Ewenki Verbs

WEN Qiqi

[Abstract] Hezhen and Ewenki are two languages of the Tungusic sub-branch of the Manchu-Tungusic language branch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The two languages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phonology,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hey both have rich verbal morphology, among which the morphological forms of voi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and complex.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number of members, structural forms and rules of use of the voice morphology of verbs in the Hezhen and Ewenki languages. We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both relatedness and differences in voice morphology of Hezhen and Ewenki verbs.

[Keywords] Hezhen language Ewenki language voice morphology of verbs morphological change comparative study

(通信地址: 063000 唐山 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